



一〇〇年前

西藏 独行记

〔日〕河口慧海

齐立娟

译 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一〇〇年前

西藏独行记

〔日〕河口慧海

齐立娟

—— 著
——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00年前西藏独行记 / (日) 河口慧海著; 齐立娟译.

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155-0673-9

I. ①1… II. ①河… ②齐… III. ①游记—西藏—近代 IV. ①K928.9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0082号

100年前西藏独行记

作者 [日] 河口慧海

责任编辑 王林霞

出版统筹 常昕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21.5

字数 336千字

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书号 ISBN 978-7-5155-0673-9

定价 3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

邮编 100013
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
编辑部 (010) 64200125
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
网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出版说明

100多年以前，一位年轻的日本僧人在研读《大藏经》时发现，同一经文的不同刻本内容相去甚远，有的顺序颠倒，有的含义迥异。他意识到，要探明佛典的真谛就得去西藏寻求原典。他不顾周围人的劝阻，毅然成行，从而成了进入西藏的第一个日本人。这位日本僧人的名字叫河口慧海。

19世纪后半叶的西藏对外实行严格封锁政策，外国人很难进入。河口慧海先到印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藏语，然后冒充中国僧侣，经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。进藏后，他先西行绕过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，再东行到达拉萨，之后以中国僧侣的身份在拉萨的色拉寺学习佛法。其间，他结识了一些西藏的高级僧侣，也接触了很多草根阶层。

1903年，37岁的河口慧海第一次由西藏返国，回国后两个月，他即将自己此次西藏之行以《西藏旅行记》为题在《东京时事新报》和《大阪每日新闻》连载，翔实记录了西藏之行的见闻，反响热烈，风靡一时。1909年以《西藏三年》为题在印度又出版了英译本，获得东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，被民族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西藏学者和比较文化学者，作为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河口慧海按照自己的行程，就自己的所见所闻，做了直接而真实的记录。100年前的西藏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西藏的山、水、人，是什么样子？西藏的文化、宗教、艺术，是什么样子？河口慧海在这本书中，记述了100年前西藏高原的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、神话传说以及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状况，这些都是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宝贵记忆和资料。

在书中，河口慧海虽难摆脱当时日本人面对亚洲其他民族文化时的优越感，以文明者自居，从而在记录西藏文化、风俗习惯与信仰时有贬损之处，但是仍然不失为一本 100 多年前的西藏社会、自然风貌的写真。

今天我们以《100 年前西藏独行记》为名重新翻译出版这本游记，既是希望为读者展现 100 多年前未经染尘、已然远去的西藏，同时，也是为展现一个追求梦想，用实际行动和计划来完成梦想的独行者可佩可嘉的精神。

河口慧海历时三年，徒步于海拔四五千米的无人地带，路况不佳又常因山崩封路，还必须面对高山病的侵袭，冒着被发现、被抢劫、被冻死饿死、被杀头的危险，艰苦备尝，终于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拉萨，成为第一个一睹封闭的雪域天国风貌的日本人。

今天，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，选择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污染，奔向西藏洗涤自己的心灵，虽然现代的交通条件、旅行设备，已非昔日可比；旅行者在雪域高原可能遭遇到的艰辛风险，也无法与 100 年前相比，但万里之外那份漫漫求索，那份心神向往，相信读过本书的读者，或许与百年前的慧海心有戚戚焉。

2013 年 8 月

目 录

第一部 启程

1. 缘由 / 2
2. 饯别 / 4
3. 登舟 / 6
4. 学习藏语 / 9
5. 往生 / 11
6. 寻路 / 13
7. 巧遇 / 14
8. 决定 / 18
9. 同行 / 20

第二部 借道尼泊尔

10. 查蓝村 / 24
11. 修行 / 26
12. 锻炼 / 28
13. 山景 / 30
14. 等待 / 32
15. 上路 / 34
16. 雪峰 / 36
17. 入境 / 38

第三部 圣湖巡礼

18. 坎坷 / 42
19. 断事观 / 43
20. 白岩窟 / 45
21. 独行 / 48
22. 月下 / 50
23. 美人与夜叉 / 52
24. 夫妻 / 54
25. 渡河 / 56
26. 干渴与沙暴 / 58
27. 溺水 / 59
28. 雪暴 / 61
29. 借宿 / 62
30. 虎口 / 64
31. 阿褥达 / 66
32. 玛旁雍错 / 69
33. 集市 / 71
34. 达娃 / 73
35. 脱身 / 74
36. 天然曼陀罗 / 76
37. 转山 / 78
38. 忏悔 / 81
39. 兄弟阋墙 / 83
40. 公珠湖 / 85

第四部 趋近首府拉萨

41. 求宿 / 88
42. 被劫 / 90
43. 为雪所困 / 92
44. 再访 / 94

- 45. 释疑 / 96
- 46. 泥淖 / 98
- 47. 呕血 / 100
- 48. 官道 / 102
- 49. 质问 / 104
- 50. 山牦牛 / 106
- 51. 宰牲场 / 108
- 52. 拉孜 / 109
- 53. 萨迦大寺 / 111
- 54. 日喀则 / 113
- 55. 失望 / 116
- 56. 元旦 / 119
- 57. 冬月 / 121
- 58. 春节 / 123
- 59. 防震 / 125
- 60. 羊卓雍错 / 127
- 61. 在望 / 129
- 62. 哲蚌大寺 / 130

第五部 拉萨府见闻——僧侣

- 63. 毗次康村 / 134
- 64. 杂役僧 / 136
- 65. 中国战事 / 139
- 66. 法会与学籍 / 142
- 67. 教义问答 / 144
- 68. 召见 / 146
- 69. 拜谒 / 148
- 70. 礼遇 / 151
- 71. 僧侣生活 / 153
- 72. 下等学问僧 / 155
- 73. 老尼僧 / 156

- 74. 前财政大臣 / 158
- 75. 日本香皂 / 161
- 76. 危机 / 162
- 77. 誓言 / 163
- 78. 追求 / 165

第六部 拉萨府见闻——习俗

- 79. 婚配 / 168
- 80. 婚礼 / 170
- 81. 送嫁 / 172
- 82. 迎亲 / 173
- 83. 示众与拷问 / 175
- 84. 刑罚 / 177
- 85. 探险者 / 178
- 86. 闭关自守 / 181
- 87. 不洁之都 / 183
- 88. 旧教与新教 / 184
- 89. 转世灵童 / 185
- 90. 金瓶掣签 / 187
- 91. 教育与阶层 / 189
- 92. 物产 / 192
- 93. 贸易 / 194
- 94. 货币与刻版 / 198
- 95. 妇女 / 200
- 96. 家务 / 202
- 97. 儿童 / 203
- 98. 病人 / 205
- 99. 游园 / 207

第七部 拉萨见闻——政事

- 100. 桑追节 / 212
- 101. 噶厦 / 214
- 102. 藏俄之间 / 217
- 103. 藏英之间 / 222
- 104. 舆论 / 224
- 105. 清廷 / 227
- 106. 藏尼之间 / 228
- 107. 外交展望 / 230
- 108. 放假 / 231
- 109. 默朗木 / 233
- 110. 考试 / 235
- 111. 投秘剑会 / 237
- 112. 财政 / 239
- 113. 兵制 / 242
- 114. 信仰 / 244
- 115. 宗教前景 / 246

第八部 身份暴露

- 116. 揭密 / 250
- 117. 泄露 / 252
- 118. 去意 / 255
- 119. 恩义 / 257
- 120. 安置 / 259
- 121. 准备 / 262

第九部 告别西藏

- 122. 泣别 / 266
- 123. 回望 / 268
- 124. 赶路 / 271

- 125. 途中 / 273
- 126. 五层关卡 / 275
- 127. 第一关 / 278
- 128. 过关 / 281
- 129. 垂天康布 / 283
- 130. 第四关 / 285
- 131. 第五关 / 288
- 132. 出关 / 289
- 133. 告别 / 291
- 134. 行李 / 294
- 135. 疟疾 / 297
- 136. 冤狱 / 299
- 137. 营救 / 301
- 138. 劝阻 / 302
- 139. 坚持 / 305
- 140. 拒绝 / 308
- 141. 尼泊尔国王 / 309
- 142. 阻拦 / 312
- 143. 加德满都 / 315
- 144. 代理国王 / 317
- 145. 怀念 / 319
- 146. 诘问 / 321
- 147. 请愿 / 323
- 148. 如愿 / 325
- 149. 龙树菩萨 / 327

第十部 回归 / 331

第一部 启程

1. 缘由

我之所以远赴西藏，主要是为了帮助社会大众领会佛教经典。从明治二十四年（1891年）的四月到二十七年（1894年）的三月，我抛开一切杂务，专心致志在宇治的黄檗山^①研读《大藏经》。研读之中我对佛经译文的准确性越来越有所怀疑。长期以来，我们为了便于人们理解经文，将汉译佛经转译为日文，有时一部梵文底本会有好几种译本，它们虽然内容大致相同，但也存在颇多的差异之处，一些甚至大相径庭，内容出入之外，行文顺序彼此颠倒的也很多。

当然那些梵文经典的翻译者绝不会弄虚作假，而且总是申明自己的译本绝对忠实于原典，那么原典本身可能就有几个不同版本；也或许译者为了适应特定的地域、民情而对原文做了取舍。总而言之，只有见到原典才能判别译文的真伪。

但是，据我所知，虽然锡兰（斯里兰卡）仍保存有小乘佛典，但却对问题没有多大帮助，目前最需要的是大乘佛典。然而大乘佛典据说可能留存的只有尼泊尔和西藏，连其发祥地印度也未保存下来。所以要想取得原典，就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尼泊尔或西藏。欧美的东亚学者曾经研究指出，不管是文法还是语意，藏译佛经都比汉译更为准确。如果佛典有完整的藏译本，那么即使没有梵文原典，我们仍能从译文中探索它。何况，藏

① 宇治：日本本州中西部城市，位于京都府南部，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奈良和京都的通路。黄檗山，位于福建福清，黄檗山万福寺是为日本黄檗宗本山。——本书注解均为译者注，下同。

译和汉译佛经的比较研究，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。

当然，想做好相关研究，必须先过语言关，学好藏语，这促使我决意前往西藏。

那是明治二十六年（1893年）四月，西藏还处在闭关自守状态控制严密，许多西方人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，结果也只是枉费心机，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僧侣，能够如愿吗？就个人而言，一个黄檗宗^①寺庙住持的位置就能让我生活得非常安逸，而那时我已是东京本所^②五百罗汉寺的住持，在宗乘之内也早已颇有名气，距离这个位置只有一步之遥。许多人都难以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而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冒险；但是，优裕生活和真理之间的选择，是不能以世俗常理来权衡的。

当时，我的父母，以及许多同胞、朋友，还有许多喜欢听我讲经的信徒都认为我此去必死无疑，因此竭力劝阻。我只有下定决心说服他们，才能如愿成行，实现自己依据原典研究佛法的宏愿。自从二十五岁出家以来，我其实并没能专心于佛法修行，总有寺庙或宗门的事务缠身。即使研读《大藏经》期间，也常常不得不分神去处理诸多俗务，这其实有违我出家的初衷，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够去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，远离世俗人情，专心修习清静妙法。这也是另一个促使我翻越喜马拉雅山入藏的原因。

事之所至，理之所在……世间的常人若想做一项事业，首要问题便是资费，尤其打算去国外，更是首先要把旅费准备好。但是由于佛法的关系，我却没有这些苦恼，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过，一个人若能遵循他的戒法行事，那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不会冻馁而亡。

持戒是佛教僧侣的资本，也是他的旅费和通行证，遵行释尊教戒最为谦逊的头陀乞食^③，尤其不用担心旅费，所以我身无分文也敢于长途旅行。一想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如来为了众生舍弃至尊王位、碧瓦金盃出家修行，破衣乞食历尽艰辛，我就觉得自己的辛苦劳顿根本算不

① 黄檗宗：日本禅宗三派之一，原属临济禅，由明朝时福建福州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开创。

② 本所：即本所区，明治时代日本京都的新兴居住区，昭和二十七年（1947年）与向岛区合并成立现在的墨田区。

③ 头陀：出自梵语，原意为抖去一切尘缘、烦恼，是佛教僧侣所修的苦行。后世也用以指行脚乞食的僧人。

了什么。后来的西藏旅途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我总是想着释迦牟尼佛，果然一切难关都安然渡过。

我所需要的准备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印度。当时神奈川有位释兴然法师，刚从锡兰学成归来，于是我慕名前往求教，在那里挂单了一年多时间。开始他很热心地教我巴利语的经文和各式文典，后来，他告诉我说：“虽然大乘修行人总称它为‘小乘’，但实际上小乘才是纯正的佛教。真正的僧侣必须穿黄色的袈裟。‘欲修起身先正其容’嘛，你也穿上黄色袈裟吧。”其时兴然师为了推行他的理念而创立了正风会。

其时我也修习小乘教法，但对于兴然师的观点和主张，我并不认同。我坦诚相告，由此我们两人产生了冲突。法师认为我信奉的大乘教义只是一味空谈，并不足取；而我也对小乘教义的偏狭不以为然。于是，在巴利语的学习上他是我的老师，但在教义和主张上我却是他的论敌，听不进他的话。兴然师对此很不是滋味，就订下了一个内规，称“奢谈大乘教义而不知遵从真实佛法的人不得常住本寺，未着黄色三衣的僧侣不得常住本寺”。他把内规拿给我看，我说：“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继续在这里挂单了。如果我自己承担伙食费、杂费，依旧承担寺中的工作，您能否仅仅当我是一个学习巴利语的弟子留下呢？”但是兴然师没有接受我的建议。

兴然师一心想说服我，再三游说我：“贸然前往西藏，研究不切实际的大乘教义，还不如踏踏实实把握一件切实可行的事，那就是去锡兰学习真实的佛法。等你了解了佛教的本旨，就不会再念念不忘什么大乘教义了。要是你作为我的弟子前往，我会为你提供船票和学费，这样不好吗？要不然无论如何你也凑不够出国留学的费用的！”我回答说：“日本现在最需要的是大乘教义，再丰富的资助也无法让我背弃这一要旨，转而信奉您所尊崇的小乘教法。对您的悉心教导，我一直非常感激，但我所接受的仅仅是语言学上的。至于教义，很抱歉我还是不能认同。”这让法师很不高兴，很快我便被扫地出门。这是明治三十年（1897年）二月间的事。

2. 饯别

被释兴然师扫地出门后，我回到了东京。待在日本不可能了解西藏，

于是我积极准备前往印度。我开始拜访东京的友人和信徒，一一与他们道别。有些人提出要为我举行饯别宴，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对他们说，如果是个贪杯的人，就请以戒酒的方式来为我饯行，如果是个烟民就以戒烟来饯行。结果共有四十位以戒酒、戒烟的方式来为我饯行，有好几位还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当然也有许多没有坚持下去的。这是一种美好的饯别方式。后来我又从东京返回大阪，在那里也接受了很多相同形式的饯别宴，其中有三次很特别，我认为对日后我在旅途中得以保全性命很重要。它们分别发生在东京、大阪和堺^①。

东京的那次饯别是这样的。当时我在东京有位忠实信徒，名叫高部十七，是个捕鱼高手，据说他每到一处，都想把当地所有的鱼一网打尽。他自己也对此十分痴迷，即使偶尔身体不适，出去撒上一网就不治而愈了。我出发之前特意去看他时，他正愁眉不展，我仔细询问，才知道原来最近他深爱的两岁和三岁的稚子先后夭折，妻子也由于遭受打击而濒临崩溃。丧子之痛甚至使他失去了打鱼的兴致。于是我引导他：“如果有人把你的孩子捆绑起来，要杀了烧烤或煮着吃，你会怎么想？”他说：“这种人是魔鬼，不是人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对鱼类而言，你不就是魔鬼吗？虽说是鱼不是人，但它们的生命同样值得珍惜。如果你的丧子之痛真的如此真切，为什么不停止对鱼类的残忍捕杀呢？如果捕鱼是为了维持生计，或许可以说是迫不得已，但纯粹为了娱乐，你不觉得这种行为太过残酷、毫无慈悲之心吗？”我向他详细阐释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劝他以不杀生为戒，作为对我西藏之行的饯别。

开始他犹豫不决，非常为难：“这太难了，打鱼可是我唯一的嗜好。”但我并未放弃，耐心劝诫，并告诉如果他能以持不杀生戒来为我饯行，对我这次不顾身家性命前往西藏，将是极大的功德，他终于下定决心取下挂在屋子一角的大渔网交给我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我听从您的意见，以后一定坚持不杀生戒，以此作为对您西藏之行的饯别。我把这张渔网交给你，听凭您处置，以证明我的决心。”我请他的女儿生了一大火钵火把渔网放进去烧掉，在场的人都啧啧称奇。等到火势渐炽，我合十念道：“愿爱护法界众生及所有生命的菩提之心，燃尽杀生恶具！”我接着对高部氏说

^① 堺：位于日本大阪府中部的一个城市，面临大阪湾，是一座海港城市。

法：“这把烧灭渔网的火，恰恰是烧却您烦恼恶业的智慧之光。以此智慧之光发心，去爱护法界众生吧。”

在场的有一位小川胜太郎一样以捕鱼为乐。看了高部氏的饯别感触颇深，当场立下宏愿：“我也以持不杀生戒来为您的西藏之行饯别。如果我违反誓言，就让不动明王赐我以死。”当时，我就像自己被拯救了性命一样衷心欢喜。

在堺，我还有一位两小无猜的朋友伊藤市郎，也一向以撒网捕鱼为乐。我拿劝诫高部氏的话说服他，他也欣然同意，把鱼网烧了为我饯别。

大阪安土町的渡边市兵卫是一位热衷禅学的知名富商，现在从事股票中介以及和朝鲜间的贸易，那时则是船场一带的大鸡肉供货商，“泉清”商标即为他所有，其实他不做这种杀生的买卖日子也可以过得很好，因此我在东京时就不断给他写信，劝他罢手。这次远赴西藏之前我还是想说服他，他回答我说：“现在突然放弃这个生意确实有困难，不过我答应您，如果有另外适合的事业，我会立即结束鸡肉生意。”并以此约定作为饯别之礼。在我出发一年多后，他果然依约结束鸡肉供应生意，改行经营如今的事业。

在一般人看来，这些事情也许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始终认为，正是由于这种种不杀生的誓约，由于烧掉每天夺取许多鱼族性命的网具，终止鸡肉买卖的事业，使我日后在西藏高原多次从生死一线的危难中化险为夷。除了诸佛菩萨的庇佑，这些信而有征的饯别也为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法益，我永远感念这些人坚定的信心。

出发在即，没有旅费也是不行的。我有大约一百多圆^①的存款，另外大阪的渡边、松本、北村、春川，堺的肥下、伊藤、山中等诸位先生，热心赞助了我五百三十圆。各种旅行的准备共花去一百多圆，剩下的五百多圆我带在身上，终于能够出国远行了。

3. 登舟

我快出发的时候，有人讥诮说：“这个人疯了，去西藏只会是死路一

^① 这是19世纪末日本的币值，下同。